Globethics Repository



沈宣仁教授之禱告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CHAN, Stephen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15 08:40:57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60

沈宣仁教授之禱告

陳佐人
美國西雅圖大學神學及宗教研究學系副教授

不記得是誰說，懷念是重新連結，互爲肢體（Re-Member）。電話那端傳來沈太的語音，一貫平靜隨和的聲音。斷續的談話中，問及近況，心表慰問。

放下話筒，思潮起伏，懷念使人的心靈緊緊連結。

自從沈教授夫婦數年前退休來美後，更多了見面之機會。有次他電郵給我，告知會經西雅圖市前往加拿大的溫哥華與好友小聚。後來我公幹回家，再全家驅車往溫市渡假，結果我們終於見面。那次在溫哥華的夜色中，師生敘舊，暢談天下事。他相贈了近年完成有關神學多元化之論文。後來爲了帕利坎（Pelikan）《基督教傳統》（*The Christian Tradition*）卷一之修訂，我特別飛往他們位於南加州近郊之退休村莊，短住數天，力圖作最後之審校譯稿。在那次小住中，除用飯與閒談外，每天均一起省校文稿，而因着沈老之獨特作息習慣，我們除了在下午審稿之外，最主要之工作時段爲每天晚上至凌晨四時。還記得每次到凌晨時段，我的精神總是每況愈下，但是沈老仍是一貫地興致勃勃，結果我只得以冷水浴來振奮自己（最高記錄是一夜洗澡四次），才得以與他及文稿繼續搏鬥。

手中拿着沈教授之文集，發現文中不斷對他之稱譽，是他爲人之眞摯，如福音書中之「眞以色列人」。活得眞

實，活得切切實實，這是他在在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畢業時，帕利坎給他的忠告。所有認識沈教授的學者與學生，都會同意他是一個心裏沒有詭詐的人。基於此種對人生、學術，甚至大至國族與世界之事的求眞態度，他做學問是一絲不苟的。因此他審稿就好像改卷一般，字字推敲，句句反思。不過，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迻譯文句上的靈活與創新，在遇到一些極爲含糊而冗長的段落時，沈教授往往會有神來之筆，馬上推敲出極佳而信達之句子。他絕對不是一個盲從傳統的字句主義者，而是尋求靈活掌握意義的思想型之譯者。見微知著，這亦是沈教授神學思維之特色，徘徊於傳統與創新之間，用他最愛引用之帕氏名言：「傳統是死人的活信仰，傳統主義是活人的死信仰。」相信此話可代表他一生學術思想之中心。

此種對傳統之重視，促成了他踏實之學風，而對創新之追尋，表現於他對莘莘學子之愛惜，及他個人的廣博興趣。但要平衡此二極是不易的。在多次之電郵中，沈教授感嘆當今教育理想之失落，他特別關注的是基督教高等教育之世俗化問題，另外還有一些現今學術界中之虛浮現象，他甚至指出過早與過多之著述，未必是年青學者之祝福，重要的是要言之有物。最後他以一貫之幽默自嘲，說自己近年來因感到可以在摺紙藝術上作更大之貢獻，因而在著述上重摺紙而輕神學。

聲如洪鐘之沈老走了，他表徵了上一代老學者之風骨，以天下爲己任，以學生爲志業，不求一己之虛名，不作驚人之著述，愛護學生，提攜後進。他愛用尼布爾（Niebuhr）之名言與人共勉：「沒有任何值得從事的工作可以在一生中完成的，因此我們要盼望。沒有任何眞善美的事物在某個直接的處境及歷史中能有完全的意義，因

此我們要信仰。沒有任何工作，不論其如何高潔，是我們可單獨完成的，因此我們要相愛。」眞是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許多人常寫及沈教授之學養與教學，但令我記憶猶新的是他的禱告。在退休村莊中的小住中，每天用飯前，從屬聖公宗之沈教授均會作謝飯禱告。在我認識的許多聖公宗牧師與朋友中，大多以禱文或默禱來謝恩，但沈教授卻以平常的話來祈禱，他的禱告正如他日常之說話，直接而扼要，親切而中肯，眞是文如其人，禱如其言。沈教授是眾人尊敬的師長與學者，但貫穿他一生之教學志業的，卻是他個人與家族之基督教信仰與虔敬。恰如他說：「我相信基督教信仰會提供給我一種使命感及命運感，藉此我追求某種相對的人格完整，追求一種我個人選擇；說得恰當點，是天賦給我成爲中國人及基督徒的個人身份……這是天賦的，以神學用語說，是靠神的恩典而得的。」正如其神學之取向，沈教授之信仰是整全、理智、尊重傳統，並敢於創新。

懷念沈老，更感現今中國知識分子之任重道遠，特別是從事神學教研之基督徒學者，我們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一己之身份中，完全糅合學術、人格與基督信仰。我們要踏踏實實地走我們這一代之路。

往者已逝，但絲絲的懷念卻使人的心靈重新連結。

懷念沈宣仁教授

郭鴻標
香港建道神學院助理教授

沈宣仁教授是我的啓蒙老師，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對我有重要影響。筆者曾經請教沈教授關於加爾文神學的問題，他謙遜地表示自己不了解加爾文神學。當然沈教授並非對加爾文神學無知，而是他對明白一種學說有極高的要求。這件事令我反省自己往往還未看過幾本專書之先，就無知地高談闊論。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沈教授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的洞見，他提醒學生著書立說可以引起一時熱鬧，但是卻未必對基督教在中國百年的基業有貢獻。沈教授不單學問淵博，同時有虛懷若谷的高尚品格，懷抱遠大理想卻時刻愼思明辨，沈教授是我敬佩的老師和模範。

在神學思想方面，沈教授幫助我欣賞古教父的神學和當代宗教哲學，亦影響我對普世教會學的興趣。筆者有幸在修讀神學碩士課程的時侯，由沈教授擔任指導老師。筆者跟隨沈教授閱讀馬丁路德神學、當代信義宗神學、當代宗教神學，爲筆者繼續進修神學作好準備。筆者的研究方向漸漸朝向當代德國神學，其中一個原因是欣賞德國神學有深厚的神學歷史傳統。沈教授強調對經典的欣賞和研讀，任何一種劃時代的經典思想，都源於對傳統的全盤了解和審查。沈教授提醒學生要運用客觀方法思考，從不同

角度分析，以批判的態度欣賞傳統的貢獻和限制。這種治學態度塑造我對神學思考具備深度和廣度的視野，對閱讀自成一派神學家的原典著作十分嚮往。

筆者現在從事神學教育，我時刻想起沈教授提醒學生引用原始資料進行研究，並且嚴格遵守尊重學術原創性的原則，凡徵引別人的地方，必須列明出處。這種學術原則教導人尊重自己的成就和限制，同時肯定別人的價值。筆者深信沈教授推動神學教育學術化的時候，清楚讓人看見學術原則與人格建立的關係。沈教授樂意提拔後進，對於資質平庸的學生，亦充滿仁慈地指正思想上的弱點。筆者求學期間表現並不突出，需要較長時間消化整理複雜的觀念，沈教授對我耐心教導，令我有勇氣踏上學術研究的道路。教育精英化是一個自然現象，不過有些學生需要稍長時間成熟，筆者會學習沈教授扶植後進的精神，爲華人教會訓練神學人才，繼續沈教授的宏願。沈教授對待與他意見不同的人，絲毫沒有敵意，言談間亦沒有刻意貶低其他觀點，並且以尊敬的態度與人對話。沈教授這種學者風範，是我羨慕和景仰的。在學術界中，並非每一位教授能夠有容納異見的胸襟，沈教授對於學生能夠提出與他截然不同的見解，表現興奮與讚嘆。因此，筆者在沈教授身上，不單學習知識，同時更學習如何作爲老師。

懷念沈宣仁先生

何光滬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

《在求眞的道路上——賀沈宣仁教授七秩之慶》這本書裏，有沈先生的幾張照片。看着他那像嬰兒一般純眞的笑容，我覺得他眞是一個「眞人」，又覺得眞人必然「永生」。

在這本書裏有他的兩篇文章，頭一篇提到他「記憶力差」。我的記憶力也很差，但從兩篇文章中第二篇——那眞是所有「求眞」的人都該讀的文章，原爲十年前在南京金陵協和神學的演講，八年之後還作了修訂——末尾標明的日期，我記起了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間是一九九四年夏天。爲此，我又應該感謝他！

在此之前，一九九二年冬天，他曾寫信邀請我參加在香港召開的國際「智慧」討論會，我的這第一次「出國」（現已改稱爲「出境」）雖因手續遲誤，未能成行，但是，我當時以一個無名小輩而受到他作爲崇基學院院長的邀請——我當時不知道，後來也忘了問他，他怎麼會想到未曾謀面亦無文名的我——爲此，我也應該感謝他。

我雖然爲赴會通宵趕寫論文，寫完後發覺無法從椅子上站立起來，腰部劇痛好幾天，而且苦湊的那篇英文文章傳眞出去後，至今也不知道他收到沒有（後來又忘了問他，也忘了解釋爲何不曾赴會），但是，我那篇題爲〈中國知

識分子向哪裏尋求智慧？〉——這是會議分派給我的題目，後來用中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一九九三年第四期上——的文章，提出了「新內聖」三誡命（「不祭祖拜物而敬天」、「不任情縱欲而率性」、「不遁世出家而修行」）和「新外王」三誡命（「不黨同伐異而求和」、「不專權愚民而有序」、「不法古復禮而踐仁」），形成了我對中國宗教哲學的第一次思考。爲此，我更應該感謝他！

一九九四年夏天他退休後，作爲「美國宗教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訪華團的「民間親善大使」之一，來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派了幾位學者，包括我妻高師寧和我，去大都飯店同他們會見座談。記得我在會上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談到了「宗教統一」的悖論，休息時他和沈太太找到了師寧和我。儘管是第一次見面，我對他的感佩，尤其是他那純眞的笑容所表現的「親善」和坦誠，使我們拋掉了顧忌，違反當時的規定，邀請這對「海外來人」到家中作客。記得他提出要吃「稀飯和鹹菜」，而且，第二天在我們窄小的水泥屋中，兩位老人胃口之好，讓我們爲「海外來人」竟能吞下這粗茶淡飯而驚訝，甚至爲稀飯備得太少而尷尬！

當年秋天，我到香港道風山訪問。沈先生知悉我到港後，竟邀請我到中文大學爲他的研究生講課。我講課時他坐在學生當中，笑咪咪地聽講。課後他又駕車帶我觀賞中大美景，記得我當時因山路陡峭空氣濕熱而暈車，眞是對不住他費時費力又費口舌的盛情導遊！分手時，他還塞給我一筆「講課費」，後來我才知道是他「自掏腰包」！唉，這樣一位眞人，何等親切，何等善良的人！

這樣的人，眞能「得人如得魚」——一九九六年夏天，師寧和我到馬來西亞開「漢語神學圓桌會議」，回程在港停留時，應邀到沈先生家中作客。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家中擠滿了各個房間、甚至蹲坐在樓梯上的眾多客人，不論是著名學者、大學教授，還是教會領袖、社會賢達，也無論是在問候、祝酒，還是在爭辯、討論（那時距「九七」已經很近，種種關切和議論更多了），大家都流露出對這位良師益友的尊敬和友情。我相信，即使沒有《在求眞的道路上》和《三十年來情與理》這兩本書的見證，人們也能感受到他的學生、同事和朋友們對他的情意。

一九九八年春天，師寧和我應邀從美國東海岸的波士頓到西海岸的舊金山去參加「北美華人宗教學者年會」。沈先生知道後，熱情邀請我們「順路」到洛杉磯附近他的家中去作客。於是我們特地購買了先到洛杉磯，再到舊金山的機票。踏出機場後，他接我們到一輛嶄新的德國出產的 van（中國人稱「子彈頭」）旁邊，告訴我們：這是他剛買的車，也是他遷居美國四年以來第一次開車！

他住的地方克萊蒙（Claremont），其實離洛杉磯很不近。他帶我們參觀了著名的研究生大學（Graduate University），又參觀了他們那個由退休的教授和教士組成的「夕陽」眞紅的社區。那裏最令人難忘的，除了老人們豐富的閱歷和知識、寬廣的靈性和精神，還有老人們不滅的愛心——沈太太和所有老人一樣，每周至少有一天要爲窮人服務，例如收集捐助的衣物，然後整理清洗之類。我們很多時間都在聊天。他家客廳裏有一副對聯，上下兩聯分別以「宣」字和「仁」字起首（我記不起全聯了），讓我想起康熙皇帝一副名聯也有「宣仁」二字。他請我寫出全聯，我想了很久才記起，爲他寫了下來：「無始無終先

作形聲眞主宰，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上聯是寫聖父或創世論，下聯是寫聖子或救贖論。他很高興。

我們還一起去了迪士尼樂園，那一天他眞的成了小孩，當然，我們也成了小孩。

更有趣的是，他提出要開他的新車，送師寧和我去舊金山！我們說已買了機票，他笑咪咪地說：退不掉就扔了罷！讓人無法拒絕。於是，這位四年不開車的老人，就帶着老伴，陪我們上路，「跑長途」了！幸好，這條西海岸的高速公路（至少在中國人看來）車那麼少，路那麼棒，海那麼藍，天那麼青，樹那麼綠，葡萄園那麼美！一路上，除在聖塔芭芭拉拜訪一位教授，又在汽車旅館住宿一夜之外，都在不停地聊天。話題全都是中國、北京、天安門！他興致勃勃，不斷發問。幸好我先被交待了「看交通標誌」的任務，否則，美國公路的路標再完善，他這個第一次在美國「跑長途」的老司機，難保不出一次錯！後來，每當我爲這次旅行而感謝他時，他都說，要爲我關於天安門的聊天而感謝我！我不得不爲這位生長在菲律賓、上學在美國、工作在香港、最後死在美國的基督徒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感而感動！

二〇〇〇年，他又到了北京。這次見面時，他帶來兩位朋友，即我現在的學生曹靜及其丈夫張國壯，一位情感寬厚思想深邃的自由畫家。那時，一心向學的曹靜既無工作的職位，又無學習的身份，而我尚未調到人民大學，也不可能幫忙。沈先生帶她來，只爲讚賞和鼓勵她求學的熱情。三年之後，曹靜考入人民大學，我發現她的刻苦、勤奮、虛心和愛心，在現在的學生中都是極其罕見的。此刻，我不由得思忖：過去十年中，沈先生每兩年都與我見面一次，而每一次留下的，都十分特別和美好，眞是奇妙！

沈先生和沈太太最後一次到北京，是在二〇〇二年。適逢師寧和我馬上要出國開會，只在家裏一起吃了頓便飯。記得他很爲美國鷹派的上升感到憂慮，我還談了些不同的看法。我們走後，他們住在我們家裏，我們回家時，他們已經離開了。但這一次，他又給我們留下了奇妙的驚喜：我們的女兒可人少有地給我們敘述他如何可愛，尤其是如何教她摺紙！我們早知道他除了是「教育家、社會政治評論家、神學家」，還是「藝術愛好者」（前揭書陳愼慶文），而且早聽說他酷愛電影和摺紙藝術，但只是在這次回家時，才親眼見到了他的摺紙藝術之奇妙和教育藝術之高超——可人指着桌上一件件精巧得匪夷所思的摺紙作品，讚不絕口：「好多都是他新構思的，他邊想邊摺！」「太聰明了！太酷了！太神了！」「他還說，學摺紙，我是最聰明的！」而且，可人的桌上還有一本摺紙書，好些可人的摺紙作品，以及沈先生從美國寄來的新構思的圖樣！

可人當時正學攝影，鄭重地向我們推介了自己的一幅新作——照片上沈先生正專注地摺紙，雙唇緊抿，心無旁騖，好一副沉潛的神情！後來得知沈先生罹病，她寄給他一小段枯枝，上繫鮮紅絲條。我問可人何意，答曰祝願病體康復，我想那是「枯木逢春」的意思罷。

二〇〇三年春，師寧隨中國基督宗教高級代表團出訪北美。沈先生聽說代表團將出席克萊蒙研究生大學校長的宴會，就早早地前去等候見面。聽師寧說，因爲化療，他的頭髮已經完全脫落，但精神尚好。他在很不方便的情況下前去同師寧見面，特地帶給可人一本剛出版的摺紙書，其中有他的新設計，還帶來了他剛摺好的幾件新作品，又讓師寧轉告可人，「堅持摺紙」。

現在，沈先生走了，我想，他在另一個世界裏又會生機蓬勃。因爲，在這個世界上，他不但是對摺紙，而且是對一切使人自由的藝術（liberal arts），都是那麼專注；不但是對《理想國》，而且是對一切使人向神靠近的學問（尤其是神學），都是那麼傾心；不但是對學生、對華人，而且是對一切人類，都有那麼蓬勃的愛。

我想，不論在哪個世界，他都是活着的。

二〇〇四年九月三日至四日草
九月八日至九日改

一絲不苟，胸懷寬厚

——緬懷沈宣仁教授

謝文郁
洛杉磯國際神學院哲學和神學教授

一九九七年底，我在克萊蒙研究大學（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博士學習進入最後階段：撰寫博士論文。我的論文是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概念，涉及哲學和神學，從柏拉圖、《約翰福音》到奧古斯丁、近代哲學和齊克果。克萊蒙研究大學雖然有許多知名教授，但是，出乎我意料，我在組織論文答辯組時需要一位偏哲學的教授，就是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究其原因，在這個被稱爲學術自由的國度裏，教授們都變得自以爲是，不太容得自己的學生有不同觀點。比如，我曾邀請一位以宗教哲學見長的教授參加我的答辯組。接下來有兩次面談，內容是齊克果的哲學思想。令我驚奇的是，對同一本書，我們彼此的理解竟是風牛馬不相及。結果是，我不得不請出我的導師（齊克果思想專家）來做個公斷。雖然導師認爲我的思路沒錯，但我和這位教授的關係卻因此而變得酸溜溜的。

正值此時，沈教授退休後來克萊蒙定居，同時兼任克萊蒙研究大學的研究員。於是，我便邀請他加入我的論文答辯組。沈教授告訴我，他讀得很慢，希望我有耐心。我把初稿給了他。兩個星期後，我們就初稿進行討論。沈教授高度評價了我的論文，認爲主題明確，材料充實，語言

流暢。他特別提到其中的齊克果部分，說這部分寫得特別好。當我把他讀過的初稿取回來後，發現他對我的論文讀得非常仔細，不但在思想和論證上提出具體意見，也在語言上，包括用詞、句法和語法等方面都進行了修改。特別地，他對我的論文的引證格式進行了全面的統一化。沈教授那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讓我深深感動。我常常想，如果沒有沈教授加入，我的論文不可能達到它定稿時的水平。二〇〇二年，美國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的論文時，我對沈教授的貢獻表示了由衷的感謝。

沈教授還是我們讀書會的固定成員。從一九九七年開始，我在洛杉磯地區組織了以基督教爲主題的華人學者讀書會，每一季度碰一次面。沈教授來克萊蒙後，就成了我們讀書會的固定成員；每次都能見到他，直到他生病不能來。讀書會成員大都是擁有大陸背景的後生。沈教授的讀書涉獵甚廣，他所關心的問題往往是一些高深的理論問題。加上生活和思想背景的差異，沈教授在一些讀書會成員的心目中有點「老學究」的味道。在討論中，不免有思想碰撞和不客氣的語言來往。然而，沈教授從來沒有情緒化，而總是就事論事，一板一眼；那種執著追求眞理的態度讓人肅然起敬。沈教授的博淵學識使讀書會每一次聚會的與會者都深深得益。當沈教授生病不能來參加讀書會時，我們就感到我們的聚會缺了點甚麼。

沈教授常常說他是一個眞理追求者。我們沒有眞理，所以才追求眞理。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我們常常遇到這樣一個論證：如果我們沒有眞理（無論如何追求眞理，我們都不擁有眞理）那麼，我們就不必去追求眞理。當人們放棄追求眞理時，這些人就自認爲擁有了眞理，因爲只有眞理擁有者才不必去追求眞理。沈教授深深地明白他自己

不擁有眞理，所以永遠面向眞理，永遠追求眞理。因爲他還在追求眞理，所以沈教授永遠是我們的同路人。

一個眞正的過程哲學家

——小憶沈宣仁教授

王治河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

驚聞沈宣仁教授逝世，心情很是難過。我是從柯布博士（John B Cobb, Jr.）那裏首先聽到這個厄噩的。他與沈宣仁教授都住在克萊蒙（Claremont）的朝聖大院裏，這也是沈宣仁教授引以爲驕傲的，晚年的沈宣仁教授常常對外地的朋友說他與柯布博士「比鄰而居」。

沈宣仁教授的逝世是海內外學術界的一大損失。追悼會上，親友們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了自己的思念之情。其中沈宣仁教授的好友，與沈宣仁教授患難與共，肝膽相照五十年的胡仲揚教授的悼詞尤爲感人。按照胡教授的說法，沈宣仁教授的一生，可稱是「宣傳人道，播撒仁義」的一生，一如他的名字「宣仁」所昭示的那樣。

余生也晚，沈宣仁教授作爲崇基學院院長和人文學院院長在香港中文大學躬耕桃李，勵精圖治的輝煌，我無緣目睹。我與沈宣仁教授的結識是在來美讀書之後。

第一次見到沈宣仁教授是一九九八年在克萊蒙召開的第三屆國際懷特海大會上。對樊美筠、楊深、蔡仲、季國清、蘇卓興、謝文郁和我等幾個中國大陸學者的與會，沈宣仁教授顯得很高興，會議結束後他與胡仲揚教授聯袂在附近最好的一家中餐館宴請了我們。在得知中國學者研究

過程思想所遇到的一個主要困難是研究資料匱乏後，他慷慨地捐獻了一箱有關懷特海和過程思想的英文書刊請樊美筠回國轉交給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社科院圖書館後來專函對沈宣仁教授的捐獻表達了感謝。

對於中國的過程研究事業，沈宣仁教授的支援是不竭餘力的。作爲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的顧問，每次中國部召開會議，只要人在克萊蒙，他是必參加的。會上也必獻技獻策的。記得在籌辦二〇〇二年的北京「懷特海與中國：過程哲學與價值哲學」大型國際研討會時，他貢獻了許多寶貴的智慧。並自告奮勇擔當分會主席，協調四方。也是他建議邀請安樂哲教授和賴品超教授參加會議。並讓我以他的名義去請，因爲安賴二位都曾經是他的學生。我一邀請，安賴二位教授就愉快接受了。由此也可見出沈宣仁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的分量。北京會議的成功，實在與沈教授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好提問，是沈教授給我的另一個突出的印象。每次過程研究中心舉辦的學術講座或者研討會，只要他參加，總能看到他率先把手舉起來，聲音宏量，中氣充沛。而且一問通常就是兩個問題。那種敏於思，求甚解的風範，非常哲學，至今難以忘懷。

在慶祝北大哲系成立九十周年的系友回憶錄《苦樂年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裏，我曾以「尊嚴學術」爲題談到我北大的導師朱德生先生和王太慶先生矢志學術的「孤往精神」。其實這四個字用到沈教授身上仍然合適。

身爲華人後裔，沈先生出生於菲律賓，工作在香港，退休在洛杉磯，可以說一生都是生活在邊緣。這也給了他一個獨特的視角，得以冷靜地審視各式各樣的中心文化，主流文化和強勢文化。因此之故，他比「山中人」看得更

清楚些，更深刻些。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個眞正的過程哲學家。他的一生可以當之無愧地稱之爲「宣仁的一生」、「求眞的一生」。